

孤帆的詩

法家題



詩歌出版叢書第二種

孤帆的詩

每冊實價二分五角

著者

孤

帆

印刷者

上海北河南路圖南里
中和印刷公司

發行者

青島 無棣二路二號
詩歌出版社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序

蒲 風

讀完了這薄薄的一冊詩集，最先使我不能不特別提出來請作者及大家注意的是「長工阿二的死」「一個上等兵的歌」——兩篇新的形態的故事詩，另外一篇是「倒戈」，近來也沒有幾個人致力於此的劇詩。

「一個上等兵的歌」沒有十分歌謠化；其缺點不在沒有充分做到被大眾一聽便懂的地步，而是技術的處理不夠，沒有使它完成為偉大的藝術。「長工阿二的死」在技術上勝過「一個上等兵的歌」的，惟內容上沒有抓住動亂的農村現實的正面，人道主義的死的同情，難為被認為代表新時代的作品。至若「倒戈」，一方面是有深刻刻畫故事體的發展的過程，一方面是詩的緊張的感情的缺乏，但很有意思。這裏的特別把它提出，那是因為這已是該當建設劇詩的時候，縱不是傑作，我們也不能不深深地注意。

不消說，孤帆個人以後不妨多多在故事詩敘事詩（互相關連，有時有判然的區分，且不妨加濃厚的抒情成份）劇詩方面努力，而客觀的文藝思潮是已向我們作了如是的要了的。

孤帆沒有逃避現實；反而是浸在現實，有時甚至過於溺於現實，因而雖然睜開了目，却看見一些似大道而實則模糊的路。孤帆應該認清楚了現實，指摘着現實，把自己位置於前進的歌聲中。

孤帆了解都市的蕭條（街景），了解農村的崩潰，破碎，災荒（家信逃難），但是正是有如曉得了都市的罪惡而力說「去吧，去吧」一樣，而沒有曉得離開了都市，我們窮人將來也沒有新的光明的世界，有，那是一樣的要在被榨取剝削的場合中爲光明而鬥爭（參看去吧）。雖然，「母親，告訴你」一篇裏看得出黑暗的農村裏的火光聲，我們的作者沒有在真實的生活上出發，而只出現了不少空的喊叫是非常明顯的。

作為新時代的詩人，空的決心敵不過真實的生活的保證。孤帆及我們同一時代下的詩人之必得向着真實的火花生活上出發，這是另外一件不能不注意到的事情。

值得高興的是「誓詩」聲中孤帆便有過這樣的話語：

哦，我現在相信我的詩歌已經寫完，

我不再呻吟，不再歌唱

我祇禮讚光明，禮讚鬥爭！

我要踏上時代的飛輪，

用血液來把魑魅掃蕩！

顯明的是：住在這個偉大的大時代下，我們飽藏了滿腔的熱血，呻吟，歌唱，喊叫均感不夠，而委實是己身也不能不置身於火花生活的前線的時候。不僅孤帆要不再呻吟，歌唱，而我們一團有血氣的詩人又那一個不是再也抑不住心火

了呢？

踢開了柔弱、呻吟、悲悶、悲哀、乞憐……一切的奴隸的根性，「禮讚光明，禮讚鬥爭」——踏上時代的飛輪，用血液來把魑魅掃蕩，「接着不就是新的詩篇的誕生麼？」

再其次，集中比較好的雖然不少（如叮噹聲、拾柴的老人、逃難、小販、賣唱者、長工阿二的死、一個上等兵的歌），而技術，構思，文字方面，都沒有做到完美的境地，這總是事實。固然我們要求詩歌大眾化，而用技術去處理複雜的現實，用詩的熱情去歌唱大衆生活，這總是不能閃噠廢食的事實。詩歌始終是詩歌，這是不待多說的。

Mainkovski 說：『我們亦可以說，詩只是形式與素材的適當的配合。』他還說：『新的激流帶走了舊的言語。』我們固然是寧可重視內容過於形式，而舊的言語等在新的激流中揚棄，總不能不深深地引起我們一般的詩人的注意。

不錯，孤帆該當有更遠大的前途。誰也預料得到這本薄小的詩集，當然不會使他感到滿意。唯其如是，所以，上面，我說了一些嚙嚙的話。我以爲對於他，對於我們同一時代的讀者，這些話語也不是毫無意義。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廿五日於東京。

自己的話

說也慚愧，這集子是二三年來唯一的成績。

自己壓根兒沒有在文藝上下過一番苦功，雖然個性對文藝是比較地接近；但有時甚至想走旁的路，結果，什麼都沒有成就。

本來，這個連自己也不滿意的集子是不該來和大家見面的，但爲了想得到大家給我不客氣的熱誠的指示起見，才有出版的動機。

這些詩，有一部份在滬上各報發表過，有一部份在浙江內地的各刊物上發表過，自己也承認：天才和生活二者限制了我的發展，以致於產生這個不健全的畸形的集子。

目前，我祇能做到這地步，希望在未來的不斷的努力中滿足大家的要求。

這裏，得向下列各位感謝的：

沫若先生用珍貴的筆題封面字，尤其是蒲風兄在籌備出版他的詩集「六月流火」忙的時期裏，用嚴格的批判態度給我寫序和許多意見，亞平兄給我許多便利，岳浪，溫流，未名，業昌，復生諸兄給我許多鼓勵。

一九三五，一二，一九。

孤帆的詩目次

蒲序

自己的話

一

生活

小販

賣唱者

長工阿二的死

神女

叮噹聲

拾柴的老人

打稻

二

街景

懷鄉

逃難

家信

烏鴉之歌

三

孩子的心

軍衣工人的咀咒

倒戈

一個上等兵的歌

四

誓詩

去吧

母親，告訴你

真理

警告

生活

生活像一個痛苦的結，

把他活剝剝的縛住；

奪去了他的歡情，

趕走了他的青春。

生活像一担重荷，

壓得他喘不出一口氣；

喪失了他的康健，

換上了一副病體。

可是，

艱難總壓不碎一顆紅心，

「我要掙扎啊！」

一顆沉痛的心在轟鳴。

一九三五年九、九改作

小販

看見黃制服的走近了，

就一夥挑着沉重的担子

把脚步向着別處移走。

「拍！拍！拍！」

蓄制服的大掌用着了
一個走得慢的背上。

一只只大小不同的橘子，
在地上打滾，

滾得小販咬緊了牙齒。

空間却漂盪着官腔：

「早就要教訓教訓你們，
這不過是初次。」

賣唱者

提高了嗓子在廣場上唱，

忘掉了飢餓也忘掉了太陽底光芒；

手裏的箏片「跌剝跌剝」不住地敲，

一雙眼睛儘是落在各個聽衆的身上。

把肚裏的憂愁換上了臉部的笑，

乾涸的喉嚨強裝出嘹亮的音調，

不管是熱，渴，汗，

更不管這場賣買可能到手多少！

滿懷的希望並不在聽衆的同情，

也不在他們的憐憫：

只想博得他們的歡欣，

換些渾圓的賞銀。

提高了嗓子在廣場上唱，

忘掉了飢餓也忘掉了太陽底光芒；

手裏的篾片「跌剝跌剝」不住地敲，

誰知道肚裏在爲着今天的糧食發慌？

一九三五，八，二九，於某鎮

長工阿二的死

是六月天氣，

長工阿二，

背着鐵耙，

走向田裏。

火傘高高地撐起，

蟬聲吱吱地叫，

風停止了呼吸，

水澆澆的發泡。

長工阿二，

曲着背用力；